

你听过哪些让你沉默震惊的真相？

你知道抗战时期，中国是如何补给物资的吗？

很多人大概都听说过，在这场战争中，政治部曾下令：
「只要能将一筐苹果送入坑道，就记二等功！」

但是直到战争结束，也没有一个战士能获得这个荣誉。

据战后统计，志愿军中伤亡率最高的，就是后勤运输部队。

小时候，我总是听祖父讲起在朝鲜战场上的故事，他很慈祥地微笑着、温和平静地回忆着，好像在说别人经历过的事情。



中国人民志愿军 298 部队司机兵——张振寰

直到我长大后，才从文献和资料中得知，我志愿军后勤部队当时遭遇到了那些惊心动魄的史实。

他们没有身背武器冲锋在前线，却是第一支开赴朝鲜的先头部队。承受着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一半的敌机轰炸，以血肉之躯挫败了平均每 1.4 平方米就有一枚炸弹爆炸的「绞杀战」。

他们不畏牺牲、义无反顾地穿越生死线运送物资，哪怕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着回来。成为前线部队连克强敌、以弱胜强的重要保障。

他们舍生忘死、却向死而生！战出了中华民族的血性，却少有被广为宣传的经典战例。

以下，便是他们的真实经历。

一、「飞驰」的汽车兵

1951 年，刚刚 20 岁的张振寰，这个来自辽宁省康平县的小伙子，在解放军驾校学完驾驶技术，就跟同样是新兵的战友们一起，挥别家人，果敢地奔向了抗美援朝战场。

他加入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 298 部队，成为了一名汽车兵。

在踏入朝鲜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

他永远也忘不了第一次出任务时的惨烈经历，真真九死一生！



志愿军夜间运输车队

那是一个慌乱的夜晚，张振寰和副驾驶的战友瞪大眼睛，摸着黑行驶在崎岖颠簸的小路上，他们要完成一项后勤保障运输任务。

张振寰驾驶着崭新的嘎斯车，屏住呼吸连大气都不敢喘。

夜间行车本来就困难，依据战时纪律，夜间行车一律不准开大灯，因为美机贼得很，丁点光亮就能发现，曾发生过战士在矿洞点蜡烛而被扫射牺牲的情况。

而这条道路前方，还有源源不断的朝鲜老百姓迎头跑来，四处逃散。

由于紧张，张振寰冒出了一身汗。

就在此时，不知是谁在慌乱中打了一下灯，就这么一闪，被战士们称为「黑寡妇」的美军夜间轰炸机马上发现了他们，象只巨大的铁苍蝇嗡嗡叫着，朝着车队俯冲下来！

张振寰只觉得那天上落下的炸弹像铁雹子一样，不断地在他的车周围炸出一个个巨大的火云。

炸弹弹起的小石子、弹片，也像一发发子弹一样打得汽车噼啪作响。而飞机的机炮，更像是死神的鞭子，不断地疯狂挥舞。

张振寰眼睁睁地看着战友和车被炸得飞起来，物资飞散在道路的各处，惨叫声不绝于耳。

而他却不能停车，因为一旦停车，他也会被炸死！

副驾驶在耳边几乎是扯着嗓子在喊：「快冲！冲！」

张振寰泪流满面，一边哭，一边开车继续向前冲。

急刹、急转、蛇形前进！张振寰用尽浑身的解数。

却没想到，苏式嘎斯卡车根本没有助力，他必须用全身的力气压在方向盘上去完成一次急转，躲开敌机的扫射和炸弹。

等他和战友们在前线汇合的时候，发现已经有近三分之一的车辆被炸毁，多位战友不幸牺牲。

每当他回想起那一幕，都会闭上眼睛，不愿再讲。

汽车第 7 团的一等功战士文修潮，有 36 名战友永远地留在了朝鲜。

一天，就在文修潮检修汽车时，突然遭到敌人飞机轰炸，一颗炸弹正扔在他汽车的右边屁股后，副驾驶和修理工当场牺牲，只有他一人把汽车开了回去。

汽车第 10 团战士霍际忠，在朝鲜战场上共失去了六位副驾驶战友，他亲手埋葬了其中的四位，自己也因伤住进后勤医院两次。

1951 年 12 月的一天，霍际忠驾车在运输途中遇到了敌军飞机轰炸，那飞机低得就像在树梢上飞，张狂之极，一路对着他们穷追猛打。

霍际忠手握方向盘左躲右闪，副驾驶小林子为了看清飞机路线把头探出车去观察。霍际忠刚喊：小林子，快回来！

突然，一阵血雾喷到了驾驶室里，也喷了霍际忠一身。

等他把车开到安全地带，才看清楚小林子的头被打掉了！

霍际忠忍着万分悲痛，毅然掉头，找到了小林子的头颅。

回到营地，他亲手把小林子的头颅和身体缝合在一起，在山边安葬了他。

其实在战役刚刚开始后，志愿军立刻就暴露了军队在现代高技术条件下进行立体化战争的经验不足。

这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弥补上的差距。连彭德怀总司令都自称是「小米加步枪」的司令员。

而志愿军除了武器装备和作战体系的落后，后勤力量更是薄弱。

一直以来，我军还停留在「武器装备靠缴获，被服粮食靠征集」这样的国内解放战争的水平。

我们没有足够的空中力量掩护整条后勤。

这就造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局面：白天运输白天被炸，晚上运输晚上被炸；车辆车队被炸、兵站医院被炸。

一批飞机炸完飞走，过不多久，另一批又来了。我军的汽车、人员、物资损失惨烈。

然而志愿军不但有着钢铁般的战斗意志，更有着我军善于学习总结，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优良传统。

你美国有轰炸机，我志愿军一样有过墙梯！

敌变我变，变敌于先！

随着战争的进行，张振寰和运输线的战友们已经开始摸索出一整套对付美国飞机的办法。



志愿军战士维修汽车

首先是有经验的老司机给大家上课传授驾驶经验：如何利用山路和转弯来躲避；如何用急刹对付俯冲的飞机，并且预判对方的预判；如何突然加速冲过正面扫射的飞机。

再就是全军推广设立防空哨。只要觉察到敌情，防空哨会立刻开枪示警。

车队里一听到防空哨打枪，马上就把车停到山沟里，或者伪装一番，躲避空袭。



志愿军防空哨

夜间行车严守行车纪律，禁止烟火光亮。同时车队有专人领路，保证安全。

再就是运输线上每隔一段就设立个兵站。每个运输队只管自己熟悉的一段路，把物资运到兵站就转给下一个运输队，再从兵站接上伤员往回运。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除了往公路等重要地段扔常规炸弹外，还扔定时炸弹，扔四角钉，还有那种一触即炸的蝴蝶弹。

汽车兵们形容当时的情景，还编了个顺口溜：空中点灯，地上撒钉，路上炸坑，专打汽车兵。

真是又好笑，又悲壮！

为了应对，沿途有专人扛着各种工具等着。

工兵排爆专拆定时炸弹，取出里面的炸药，我们开山修路正好用上。

长电线，专门对付蝴蝶雷。把电线两头拉紧，从路上横着一拉，把这些个蝴蝶雷带到路边的沟里，再统一进行处理。

每个防空哨，发个大扫把，你前边撒钉，我后边扫清，保证车队安全行驶。

整个公路还建了八千多个汽车隐蔽所，飞机一来，车队就往隐蔽所一钻，等飞机走了，车队再上路。

部队还虚张声势地搞了好多假目标，引敌人的飞机来炸。等美国佬炸几次觉得不对劲的时候，我们就堂而皇之地把真的汽车物资放在路中间，反而没有飞机来炸了。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我们中国人可是孙子兵法的嫡传弟子。有勇有谋，才是志愿军战无不胜的法宝！

我们前方的战士能用铁脚板跑赢敌人的汽车轮子，那后方的汽车轮子也能跑赢敌人的飞机翅膀。



志愿军运输兵在战后合影

汽车是运输工具，更是司机兵们的忠实战友。张振寰所驾驶的苏制嘎斯卡车，也被喜爱它的司机兵们赋予了生命。

随着后勤部队同志们一系列神奇操作的深入开展，大大增加了运输队的行车安全。

「飞吧，英雄的小嘎斯！我们要一同奔驰向前方！」战场上，回荡着司机兵们豪迈的歌声。

不怕牺牲，向前冲！

尽管我志愿军战士们有无数的措施来保证运输线上的安全，但是，后勤部队遇到的困难不仅于此。

二、「苹果」与二等功

很多人大概都听说过，在这场战争中，政治部曾下令：「只要能将一筐苹果送入坑道，就记二等功！」

但是直到战争结束，也没有一个战士能获得这个荣誉。

据战后统计，志愿军中伤亡率最高的，就是后勤运输部队。

他们的牺牲率高达百分之五十，火线运输员则更是惊人的百分之九十！甚至超过了前线部队的牺牲率。

整个运输部队一个排四五十人上去，往往只有两、三个人回来。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志愿军后勤部队遇到的困难是空前、无法想象的。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自古以来，想打胜仗必须遵循这一原则。在现代化战争中，同样只有打赢后勤这场战争，才能保证前方战线的胜利。

其一，是美军牢牢地掌握了战场的制空权。美军飞行员有半数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飞行时间均在数百小时以上，最多的达3000小时以上，具有丰富的空战经验。所用机型五花八门，有二战后期的空战王牌P-51式战斗机，有B-29、B-26这样的轰炸机，还有F-86、F-84、F-82这样先进的喷气式战斗机，在空中虎视眈眈。



美轰炸机投弹

其二，志愿军出国作战，所有的物资必须从国内运出，此时最稀缺的不是粮食和弹药，而是车辆和司机。我军这时候连一支正规的现代化后勤运输车队都没有。

其三，第一次战役失败后，美军加大对我方后勤的攻击。志愿军 1300 汽车的家底，在入朝的第一个星期就损失了 217 台，占总数的六分之一，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被飞机击毁的。

到了第四次战役（1951 年 1 月 25 到 4 月 21 日）开始前，敌机由之前的 1100 架增加到 1700 架，由普遍轰炸我后方设施，转到重点破坏我军运输线上来。1700 架飞机中有一半是专为轰炸我军后勤补给线而来的。

可以这样理解，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承担了与前线同等数量飞机的打击。

我军后勤运输遇到了空前的危险。



美轰炸机投弹

1952 年 10 月，上甘岭。

月色下，一场怪异恐怖又悲壮的一幕正在上演。

美国飞机的轰鸣声压抑沉闷；震耳欲聋的炮弹、炸弹，掀起了冲天的火光；曳光弹与子弹交织成密集的光网，覆盖在坑道上空。

而在坑道中反击的，是新中国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们。此时，他们正饱受敌军战火的冲击。

美军中将范弗里特癫狂了，为了消灭志愿军，拿下上甘岭 597.9 与 537.7 高地，他下令，在这个不到四平方公里的土地

上，倾泻 190 余万发炮弹， 5000 余枚炸弹！炮击像刮风般，哗啦啦一阵接着一阵。



堆积如山的炮弹壳

在「范弗里特弹药量」的猛烈攻势下，两个高地的土石被炸松了，走在上面，松土没膝，就像走入土灰里一样。

而此刻，一名志愿军战士根本无暇这些，他正背负着三十多斤的物资，在自己负责的一段道路上，努力地向前匍匐前进。

他叫吴茂兴，是我 15 军 45 师 135 团运输连战士。他的任务，就是在枪林弹雨中，把补给物资送给在坑道里作战的战士们。

一路上，满是弹坑、爆炸、四散的弹片、流弹、凝固汽油弹，人体的残肢，以及被炸得一片狼藉的补给品。

呛人的硝烟和坑道中的尘土，让他必须强忍住咳嗽，以免不小心暴露自己的位置。

但最难以忍受的，是一种混合着火药、血浆和腐臭味道的怪味。自从战役开始后，这种味道就从没消散过。

爬过一个小山头的时候，这种味道尤其强烈。各种残破的人体残骸，组成了血与肉的沼泽。



枪林弹雨中运送物资

而吴茂兴要一天往返多次，只为了让坑道里的战友们有食物果腹，有弹药杀敌。

他想起了已经牺牲的战友，范增毕。

参军前，他们住在相邻的两个镇子，尽管不认识，但是入伍后同样的乡音，让他们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直到那天晚上，范增毕去执行任务，再也没有回来。

三天后，吴茂兴才和战友找到范增毕的残骸，他整个人被炸得只剩下两条腿是完整的。

同一天牺牲的，还有他们的另一位同乡，谢良成。

吴茂兴和战友含泪将他们安葬，可还没过一天，两位烈士的遗体就被美国飞机从地下炸了出来！

想到这里，吴茂兴的悲愤之情再起，他擦了一下头上混合着泥土的汗水，调整姿势，咬着牙继续向前匍匐。

1952 年上甘岭战役开始前，中美作战双方，其实都已经意识到战争已经进入到僵持的阶段，谈判停战，是当前最好的解决方式。

但是，流氓成性的美国佬又在这时候耍起了无赖，他们在 10 月份单方面中断谈判。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准备在战场上讨回便宜。

毛泽东主席、彭德怀总司令早就看透了美国人耍的手段。

「兵者，诡道也！」2000 多年前，中国人就已经明白这其中的道理。

因此，早在 10 月 14 日美军开始以上甘岭地区为主要进攻目标的「金化攻势」之前的 3 个月，志愿军就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

毛主席指示过，后勤「供应不缺」，就是胜利的保证。在前期这段准备的时间，是吴茂兴记忆中最痛快的一段。

后勤补给线在大家的努力下，比刚入朝的那时候已经很有些样子了。后勤给各部队都在坑道中准备了三个月的粮食，以及七天左右的熟食。



身背粮食袋的志愿军运输员

作战弹药，更是补充到了规定基数的几倍以上。打个比方，部队需要 4000 颗手榴弹，好，那就给你搞个 8000 颗、重型手榴弹给你搞个 20000 颗，分别是规定的三到五倍。

经过实战考验的战士们，都喜欢那种苏制的外号叫做「莫洛托夫」手雷。没问题，后勤来解决！

在后勤部长的协调下，吴茂兴和同志们跑了几个分部，给部队搞来了 15000 多颗手雷，5000 多枚爆破筒，40000 多颗加重手榴弹，让你前线部队打个痛快！

充足的供应直接保证了后来战役中部队的消耗。

怎知，上甘岭战役由原来反击敌人的战术性进攻，直接打成了一场战役！部队物资的消耗是空前的。

随着战役的逐步深入，汽车、马车这些交通工具已经很难接近前线，只能靠人背才能把物资送到前线。不但如此，还要穿越数道封锁线才能过去。连宣传队、卫生员和女兵们都冲了上去。

看到这种情况，吴茂兴直接跟领导请战：「我不怕牺牲，要保证前方的弹药充足，我要去最前方！」

因为他的身体素质好，作风过硬，领导很信任他，直接委派他到最为困难的地段，当作火线运输员。

然而，敌人此时对我补给线的封锁到了疯狂的地步，「范弗里特弹药量」使每公里正面的炮火密度达到了上百门，大量的飞机、坦克及火炮将这一地区变成了层层火墙、火网。

「为了祖国和人民，为了给战友们报仇雪恨，我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吴茂兴义无反顾地冲到了前面。

此时的前线坑道内，志愿军战士们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空气开始变得污浊不堪，粮食弹药消耗将尽，但是最可怕的是，断水了。



志愿军战士在坑道内接石头上的渗水

忍无可忍，战士们只能去舔坑道里那些潮湿的石头，甚至开始喝被戏称为「光荣茶」的尿液，可是到了最后，连尿都没了。

而此时的对手有多逍遥？

美军第七步兵师的老兵说：「在朝鲜，一天三顿都有肉吃。虽然肉很好吃，但也会烦的，因为它太多了。」



在战地喝可口可乐的「联合国军」

前线战士们断粮断水，情况危急，后勤急得团团转。

补给有，但就是送不上去，尤其是水。

怎么办？

一开始想到的办法是送萝卜，既能解渴又能解饿。但是战士们反映萝卜吃多了烧心，那就送苹果。

可是有多难？

政治部下令，只要能将一筐苹果送入坑道，就记二等功！

但是直到战争结束，也没有一个战士能获得这个荣誉。

后勤筹集来的整整几万斤苹果，只有一个被送了到前线，而送这个苹果的战士，年仅 19 岁的刘明生，最终也牺牲在后勤线上。

吴茂兴向前望去，距前线坑道只有几百米，但这近在咫尺的距离，在战场上是战火最密集、最难逾越的区域。

因为这里会受到敌人地堡群、探照灯的集体「关照」。

吴茂兴知道，他的行动决定了坑道中战友的生死。他不但要把物资送到，还要把伤员背回来。

拼了！就是被炸飞也要爬到坑道里！



运输员向前线输送弹药

万幸，吴茂兴靠着顽强的毅力与坚定的信念，又一次地完成了任务。

可四天后，当他不眠不休再次往返运输物资，刚冲出坑道时，不幸右小腿中弹，负伤倒地。

那一刻，他再也动不了了，跑也跑不了，眼睛一闭，心想：这回可光荣了。

幸亏战友任明理冒死跑出坑道把他拉了回来，才让他活着看到上甘岭战役最终的胜利。

最终，上甘岭战役在志愿军顽强的守卫中，在后勤运输兵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的搏命补给中，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这正所谓「上下同欲者胜，同舟共济者赢！」

45 师参战部队指战员特地在战地向后勤人员发电致谢：「由于你们在供应上的有力保障，我们在进行如此激烈的战斗中毫无顾虑，我们深深感到，我们每一次战斗的胜利，都是与你们的支援分不开的，我们谨向后勤战线上的全体同志致以衷心的感谢和感谢！」

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他的回忆录中沮丧地写道：「这个开始为有限目标的攻击，发展成为一场残忍的，挽回面子的恶性赌博。」「这次作战是失败的。」「即使用原子弹也不能把狙兵岭和爸爸山的共军部队全部消灭。」

而他口中的这场「恶赌」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低估了中国人的不屈！

就在吴兴茂在上甘岭的血肉沼泽中无畏爬行时，来自五湖四海的汽车团战友们也在冒着敌人的疯狂轰炸，向着前方输送物资。

如此艰难的情势之下，一场隐蔽战线上的特殊战斗却在同步发生。

三、抓「眼睛」

后勤 1 分部运输 1 团 2 营 5 连干事杨庆茂发现了一件怪事。

最近军车物资的损失突然莫名其妙地增加了。

要知道经历前期严酷战争考验后，大家早就总结出多套灵活应对美机轰炸的作战方案。但是最近连临时建立起来的隐蔽位置也遭到了美军的准确轰炸，这美机是长了眼睛吗？

不对！一定是敌人在我们的周围或内部安插进了眼睛！

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就有美、蒋、韩及被策反人员等大量的特务和特务组织，进行情报收集或者武装破坏。

这些特务通过特殊路径对志愿军控制地区进行秘密潜入，还有趁黑直接用飞机跳伞进入的。

还会假装普通朝鲜难民，混在民众当中；还有的就藏身在山里或是树林里，进行秘密的破坏活动。

特务们往往随身带有电台、枪枝、信号枪等等工具。

杨庆茂亲眼见过，在战事紧张，特务活动最猖狂的时候，晚上特务们打出的信号弹此起彼伏，红的绿的，像过年放花似的。

这帮特务要么利用电台发报坐标，要么就是用信号弹吸引美机来袭，甚至直接用高强度手电筒标识我军各种军用设施。尤其是兵站、汽车队、仓库、公路线、铁路线等等，让人防不胜防。

杨庆茂和战友判断，周围一定是来了特务，于是让所有人注意警戒。然而就在当晚，还是出事了。

一名哨兵被特务杀害了。

针对特务的暗杀和破坏，公安部队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他们的任务之一就是维护社会治安，清查敌特。

志愿军公安部队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中，担负战地后方的防空、肃特、运押、警卫、收容等勤务，保证战地后方与运输安全。

前文提到的防空哨，就是由公安部队担任的，他们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抓「眼睛」。



志愿军物资转运站

根据国内所进行的反特斗争经验，军队和群众结合起来进行联防联保，是最为行之有效的办法。

经过公安部队细致的排查，并组织人力上山拉网，果然在山上发现了有人活动得踪迹，最终在山坳子里抓到了一个特务小组。

经审讯发现，他们的任务就是破坏车站，同时伺机暗杀我方部队人员。

杨庆茂所接触的这种特务大都潜藏在外围进行破坏，还有一种特务，更加的可恨。

开战以后，志愿军开设了战俘营。



志愿军押送俘虏

公安五团就是驻扎遂安郡笏洞战俘营的部队，负责战俘的看守和安全保卫等工作。

我军是文明之师，正义之师，对待俘虏也一向是优待政策。好多战俘营连围墙都没有，但是，三年中没有一个俘虏逃跑的。

这样的战俘政策为我国在国际上争取到了极好的声誉和舆论上的主动，尤其是对照美国战俘营的种种恶行。

但是，「联合国军」对我军战俘营是又恨又怕，一直是敌特想要除之后快的重点目标。



「联合国军」俘虏合影

1953 年 1 月 25 日这一天，美机在战俘营周边地区空投特务，被公安五团抓住了大半，因为还有漏网之鱼，因此营地的所有人都在这几天提高了警惕。

第二天，高炮哨卡的公安战士娄延芳在隧道边上巡逻时，好巧不巧，迎面碰上了两个「志愿军干部」。

因为战时的特殊情况，会有一些流动的部队人员出入营地，但基本会持有相关的证件、文件等物品证明身份，除特殊情况，一般也会以通讯手段告知。

迎面走来的这两个人，身着翻领干部冬装，马裤式棉裤，裤腿下端打五个铜扣，脚下是一双长筒毛皮靴。

衣服倒是对，就是看上去感觉怪怪的，怎么看怎么不像他们自己的衣服。

娄延芳马上过去盘查。

两个人急忙掏出军官证，声称自己是从团部来检查的，但是呢，两个人一边是一唱一和，一边贼眉鼠眼的四处乱瞅。

俗话说，贼输一眼，这俩小子的眼神明显就是不对。娄延芳不动声色，假装很热情地继续与他们周旋。

这俩人见这小战士挺纯朴，马上就放下警惕，开始打听哨卡的人员数量、武器装备等敏感的军事机密。

娄延芳这时已经心里明镜，马上编了个瞎话套他们：「你们不知道吗？高炮班已经撤了，这里是空岗，就我一个人。」

两个假干部立马就上套了，赶紧问：「高炮班撤了我们知道，现在哨卡还有几个人值班？」

娄延芳听到这里，立刻是心生一计，马上很露出很朴实的笑容，对他们说：「大家都吃饭去了，现在就我一个，你们中午吃饭没有？大冷天的，来屋里坐坐喝口水吧，我去食堂给你们打饭。」

两个特务正想找机会进营房呢，听到此处相互对视一眼，赶紧笑着应道：「好的，好的，谢谢你，咱们进屋说。」

于是娄延芳在前，两个特务在后，一起进到了屋里。就在俩人的屁股刚碰到椅子，将坐没坐的空当里，娄延芳一个箭步冲到

门口，手里的波波莎冲锋枪冲着俩特务一端，大吼一声：「不许动，举起手来！」接着对门外大喊：「抓特务！」

俩特务还没明白过来，就已经被捆了个结结实实。

经审讯，这两人就是先前空投特务的漏网之鱼。

这样的特务可恨之处在于，他们一部分是经过培训的朝鲜人，中文非常流畅；还有一部分，就是我方败类了。他们在外国特务机构的收买下，调转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

往往这种特务还十分地狡猾，普通人不容易分辨，但是我军公安战士经验丰富，火眼金睛，这些自以为演技高超的特务，往往会在缜密的盘查下露出马脚。

整个战争期间，敌人派遣特务多达上万人！我方抓获的就有三千两百多。

有老战士曾经形容，朝鲜那漫山遍野都是特务。

志愿军的后勤部队，同样也要在这条隐蔽战线中与敌进行斗争。

二次战役胜利后，象杨庆茂所负责的兵站修了很多，储备和分运了我军大部分物资，使我军后勤补给能力逐步提升。但是，兵站的建设跟不上战役的发展，距离志愿军一线部队最近的兵站也在三百里开外。

而此时，志愿军在朝部队也超过了四十万人，物资的需求量倍增。加上美国飞机的封锁，汽车已经很难满足远距离、大运量

的后勤补给，要求恢复铁路运输刻不容缓。而朝鲜境内的铁路线早就基本被轰炸殆尽，勉强能用的线路也就是 100 多公里。

新的难题，摆在了志愿军后勤部队的面前。

四、「土」法智破绞杀战

1951 年 6 月，在第五次战役结束之后。为了在谈判桌上争取主动，敌人企图利用空中优势切断我军后勤运输线，摧毁志愿军后勤保障。这就是现任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所开展的「绞杀战」。

绞杀战开始后，每天美军频繁出动军机。仅在新安州、价川和西浦这段具有战略地位的三角形铁路线路地区，美军投入的飞机就超过了 900 架。

1951 年 9 月到 11 月的 3 个月中，美机轰炸次数分别为 3 千多架次，4 千多架次，8 多架次。投弹量达到平均 1.4 平方米就有一枚炸弹爆炸！



大批美机进行「绞杀战」

可屋漏偏又遭连阴雨，1951 年 7 月，朝鲜北部发了一场 40 年不遇的大洪水。志愿军运输补给线的多处桥梁被大水冲毁，前线补给告急。

为保住这些能够为前方将士输血的大动脉，我后勤战士与美军开始了斗智斗勇的「绞杀」与「反绞杀」战！

敌炸，我修；再炸，再修。你白天炸，我晚上修。战士追着炸点修，补给线沿着炸点铺！

铁道兵团第 1 师第 1 团第 1 连的副连长杨连第，就是我军在铁路建设方面的高手。

早在国内抢修陇海铁路 8 号桥施工中，他就因只使用单面脚手架，爬上 45 米高的桥墩，进行成功爆破的事迹，荣获过「登高英雄」的称号。



一级战斗英雄杨连第

这在当时的国内铁路桥施工上，可算是一项壮举。当年的中国基建可不比现在，各种代化设备工具一应俱全，那时候经常靠的就是一颗红心两手老茧，还有不畏牺牲的精神。

当然了，杨连第可不止勇敢。他的抢修技术好，而且足智多谋，能根据现场的情况及时灵活地想出应对策略。

杨连第的部队就在这洪水与「绞杀」双重夹击下，接到了把满浦至平壤铁路线上的重要桥梁—清川江大桥进行抢修的任务。

那真是下有滔滔洪水，上有架架敌机。但是，军令如山！就是死，也要把桥给修上！

杨连第带领战士 11 次搭设人行便桥，但都被急流冲毁。大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恨不得自己跳入江中把这江水截断。

可在这时候，大家却发现老杨反倒是不着急了。他没有再组织大家进行第 12 次抢修，而是在岸边仔细地观察，最终提出用汽油桶结合施工材料进行搭建的办法。

大家立刻都兴奋起来，赶紧把这个发明创造上报，经批准，杨连第所在的部队，终于用 150 只汽油桶成功的架设了浮桥。



铁道工程兵抢修被炸毁铁路

杨连第不但是自己部队的技术大拿，更是整个兄弟系统部队争抢的老师。老杨也特别有耐心地把自已的各种绝技传授给大家。在他的带动和传授下，整个铁路后勤抢修速度越来越快。

有了这样的先进典型，工程部队的战士们也创新出一个又一个「土」方法。

比如：使用活动的木制桥墩代替水泥桥墩，边通车边维修法；车头不过桥，只有车身过桥的「顶牛过江」法；用所有列车单方面连续发车的「片面运输」法。

只要能保障运输，不惜打破常规，各种计谋层出不穷。

志愿军曾在一条单轨铁路上，创造出一夜开往前线 47 列火车的世界纪录，这是和平时期行车数量的 2.5 倍。



抢修后的铁路线恢复通车

在这场保障运输、反「绞杀」的大战中，志愿军展示出了非凡的智慧。但是敌情复杂，形势紧迫，各种危险仍然层出不穷。

袁孝文是一名铁道巡道兵。他的任务，就是巡查已经抢修好的铁路是否能够安全通车，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就在这一天夜里，袁孝文突然在刚刚修好的铁路上，发现了个黑糊糊的东西。他一下警惕起来，走近一看，原来是定时炸弹，不知道是空投下来的，还是被特务安放的。

袁孝文的冷汗马上冒了出来，根据规定，自己不能私自处理定时炸弹，要等工兵来处理。

那时候没有更为快捷的联系方式能使列车提前预警、提前停车。而要想保证列车与铁路的安全，必须在列车过来的铁轨上提前设置预警响墩。

就在袁孝文刚一转身，准备跑向响墩的时候，定时炸弹突然爆炸了，袁孝文一头栽倒在铁轨上。等他清醒过来扭头一看，双腿已经被定时炸弹炸断了，一片血肉模糊。

失血和疼痛使他眼前阵阵发黑，他咬紧牙关，用双臂支持着向前爬了 300 多米，用尽全身力气安上了一个响墩。

就在这时，一列火车驶过，车轮轧过响墩发出了报警声，司机听到后迅速刹车，列车停在了安全地段。

可袁孝文已经壮烈牺牲，他用生命捍卫了物资与列车的安全。

每一个倒下的躯体，都变成一根坚实的枕木，每一滴英雄的鲜血，都化作一颗坚固的钢钉。

当身着新衣的志愿军战士出现在板门店的谈判现场时，「联合国军」的谈判代表们都惊呆了，因为他们比「联合国军」更早穿上了新冬装。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队所取得的又一场无声的胜利！



板门店谈判

洪学智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这场战役中，志愿军的交通运输得到改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前线。我军兵源充足，斗志高昂，对敌反击的形势比任何时候都好！

李奇微则不得不在事后承认，他所谓的「绞杀战」已经完全失败。美军从未切断过从中国到朝鲜前线的补给线。



志愿军战士凯旋回国

五、不曾遗忘！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各军种的相互协作配合，所有指战员不畏牺牲，用强大的意志力战胜优势装备敌人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这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迸发出的不屈不挠、不怕牺牲、团结奋战的精神品质的集中体现。

而中国人民的军队，也在这次战争中以鲜血锻炼了队伍。

中国人民军队现代化的后勤体系、现代化的空军、高射炮部队、坦克部队等多个兵种，都是在这次战争当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克拉克上将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来描述他签署停战协议时的心情：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一战，打出了国威，打出了气势。为中国今天的和平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七十年过去了，我们不能忘怀他们在这次战争的伟大功绩！

习近平主席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上这样说过：

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始终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须永续传承、世代发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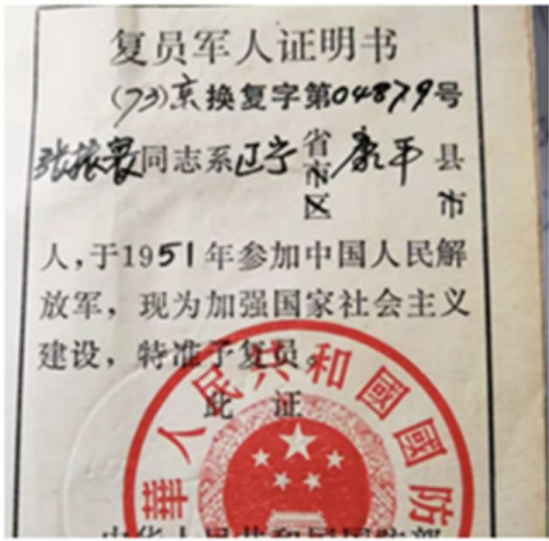
谨以此文，向我的祖父、外祖父、伯公：

1931 年出生，驾驶卡车穿梭在火线上，躲避空袭、九死一生，运输物资的张振寰；

1925 年出生，冲锋号起，把大饼套在脖子上往前冲，迈过战友们尸体奋力杀敌，浑身是胆的王曰祥；

1927 年出生，用精湛的医术救死扶伤无数战友，躺在病床上审阅本文的李士元；

致敬！









向每一位保家卫国，为了中华崛起而不屈奋斗的英雄们，致敬！

参考资料：

《抗美援朝战争回忆》

《远东朝鲜战争》

《志愿军援朝纪实》

《上甘岭一攻不破的东方壁垒》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纪录片《抗美援朝运输线绝密档案——铁血大动脉》

纪录片《抗美援朝，究竟为了什么》

纪录片《记忆的力量·抗美援朝》

纪录片《铁在烧》

纪录片《英雄》

张振寰、王曰祥、李士元口述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